

褪下“美颜”后的《装台》，留下怎样的褶皱和滋味

《装台》装出了凡人生活的离合悲欢

追寻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描摹复杂多样的世态人心，一直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创作传统。但就像前几年流行的“小鲜肉”一词所隐喻的那样，当下电视剧的艺术创作普遍存在过度滤镜化的问题，在追求爽感的过程中遮蔽了生活本身的褶皱。《装台》则敢于褪下这生活的美颜，以其强烈的生活气息与观众的生活经验相共鸣。

装台很特殊，因为它是一种依附于特定行业的工作，刁大顺的装台班子和秦腔剧团就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电视剧只是注目于此特殊的题材，那不免会陷入鲁迅曾经批评的“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装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刁大顺为情节核心形成双线并进的叙事安排：一条是刁大顺的家庭故事；一条是装台队的社会故事。从这台前台后的视角出发去反映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离合悲欢，形成了一种波纹圈层的扩散结构。

《装台》见证了传统艺术的艰难生存。刁大顺视秦腔团的铁主任和翟团长为衣食父母，然而，秦腔团的衣食父母又在哪里呢？即使是《人面桃花》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出，也只落得个送票都没人要看的结局。因此，铁主任才四处拉商业演出的活儿，而他自己的媳妇在剧团没戏唱，在茶馆里唱戏却能挣下钱来。这正展现了传统艺术的民间需求和剧团艰难生存境况的巨大落差，不管是唱戏的还是搭台的，都在承

受历史洪流的冲刷。

《装台》描写了进城务工群体的不确定性生存状态。城里的刁大顺，带着一群农村来的务工人员干天下最苦的活儿。事实上，除了一座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他和这些兄弟无甚两样，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天吃饭。即使有活干，但被拖欠工资的事儿也经常发生，但他却从来没想过和铁主任彻底闹翻，因为只要有活干就比什么都强。通过他的装台班子，故事的触角在社会空间中得到了自然延伸，从西安到陕南，从城里到乡下。

《装台》呈现了城中村这一特定空间中的众生相。作为城乡结合部的模糊地带，刁家村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容纳了各色人等来此寻找生活。因此，八叔、黑总、八婶靠出租房屋、开麻将馆、小超市生活就能逍遥自在；靠着煤老板父亲的二代则一心只想当秦腔团主角；开三拐子的八婶男朋友为了儿子结婚自己只好在外租房……这里既充满了生机，也包藏着污垢，形成了电视剧丰富复杂的社会空间。

《装台》还充分张扬了陕西的地域文化。随着顺子的三轮车在城中村穿行停歇，陕西的秦腔、美食、方言、城乡风貌乃至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就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给故事提供了典型浓烈的地理文化环境，酿成该剧独特的腔调滋味，同时也为社交媒体创造了话题讨论和发酵的空间，形成了剧情与现实生活的密切互动。

张斌

在2020年进入收官的时候，电视剧《装台》无声无息地火了，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这部讲述城中村一帮打工仔碎碎子事和一个中年人矛盾纠缠的家庭故事的剧，似乎完全不是当下市场爆款该有的配方。非典型《装台》究竟给我们“装”出了什么，能一眼就将观众吸引住？



▲《装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刁大顺(张嘉益饰)为情节核心形成双线并进的叙事安排。从台前台后的视角出发去反映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离合悲欢，形成了一种波纹圈层的扩散结构。图为电视剧《装台》剧照

《装台》装出了大世界里的“小人物”

电视剧是写人的艺术，体现了创作者的思想与艺术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我愿意将《装台》视为新时代的《平凡的世界》，都在为历史中的不可见个体加冕。

“装台”这一工作本身就颇具意味：干的是艺术的活儿，但自身却永远处于追光灯之外。这个舞台显然不属于他们。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沉默者，只能在舞台的背后远远地看一眼台上的演出。这正像位于大城市边缘的刁家村和这村里靠着大城市讨生活的人，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我们甚至只记得他们的外号顺子、大雀、猴子、敦敦、麻刀、转转、油饼、三皮、二代、八叔等而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是一群真正的“无名者”。

作为主角的刁大顺，人生实在算不得顺。父母早逝二弟不见，大哥常年在外漂泊。第一个老婆跟人跑了，第二个老婆带着女儿嫁过来又病逝了，在街上“撞”回了第三个老婆也有复杂的前半生。大女儿刁菊花脾气乖戾一言不合就开撕，二女儿韩梅梅结婚也不通知他，看似有钱的大哥却又向他借钱赌博。村里人都修了新房，就他一家还住在父母修的老房子里。刁大顺这个不断碎裂重组的家庭远称不上圆满，更谈不上和谐，是个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他懦弱、隐忍、委曲求全，有些阿Q式的妥协，最高目标就是维持这个家和干活能拿到工钱。但也是这样一个，能够将一个七拼八凑的装台班子凝聚在一起，获得翟团的认可、丹丹的赏识、靳导演的爱慕、工友的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个“成功者”。

刁大顺这个形象，让人不由得会

想起20年前《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个人生活遭遇的困厄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小人物相似的人格光芒，成为中国电视剧中基层平民的“这一个”典型。

除了刁大顺，其他角色也各有光彩。仗义的大雀、精明的猴子、老实的敦敦、“钱对我没有意义”的二代、知错就改的八叔、外柔内刚的素芬、为爱坚持的三皮、爱算计好面子的铁主任、正直的翟老师、敢说敢爱的手枪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刁大顺的大女儿刁菊花形象尤其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女版苏大强。这位从小被母亲抛弃的姑娘，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和将母亲出走的怨恨投射到父亲身上。她就像一只刺猬，随时随地都张开着身上的刺准备扎向旁人，但那只不过是她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她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与父亲、与二代都如此。在她让人讨厌的言行中，我们也看得到她内心的恐惧、无助与柔软，那实际上是对身边亲人最真挚的爱。哪怕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看到她不声不响地嫁到了乡下，她也流下了泪水，即便这情感最后仍然是以斥责的方式进行表达。

能让这些人物的闪光，演员精彩的表演是底色。陕西籍的实力演员张嘉益、闫妮、李传缨在这部描写陕西故事的剧中游刃有余，充分传达了人物与地理文化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细腻入微的表演中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打破了此前很多主流电视剧中演员演技无处安放的尴尬。

《装台》装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向度

《装台》中没有真正的“大主角”，都是些生活的“小角色”，但这些小角色身上，除了生活的困顿艰辛之外，还有着自己可贵的精神标尺和底层伦理，这也是该剧能激发观众共情的核心。

这典型体现在刁大顺身上。刁大顺是个下苦的装台队工头，也是个被生活捏搓的苦命人，但这些都让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钱在这剧中显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过，钱再好也取之有道，“不该有的连想都不应该想”。他也并非不通世故人心，拿不到工钱，他也就抱着铺盖卷去铁主任家那里堵他。在老姚那儿赚了钱，他也就知道要给铁主任好处，因为他也是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在面对一帮兄弟的时候，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兄弟吃亏，当然兄弟自己也不会让他吃亏。他明白自己的命运，也搞得清生活的真谛，人生好比一出戏，就得“我给你装台，你给我装台”，相互扶持，“没有因为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陈彦语)。他活得拧巴也通透，即使生活总是虐他千百遍的无止境苦累，他还对未来生活抱有如初恋般的美好期待。因此，当素芬要告诉他前夫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充满困惑地请求“我能不能不知道你的

过去？”他身边的那群人也中没有一个人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他们心里，装台是艺术，装台人也是手艺人。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弧光固然微弱但却坚定，凝结成了时代精神的大气象，为观众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抚慰。

《装台》中的生活有点难，但该剧却能讲得很轻松，甚至有点好好玩，体现在顺子和素芬、八叔、手枪、丹姜女等众多人物身上。电视剧通过这种略带喜剧的艺术表达方式有意识地与生活拉开一点距离，从而缓冲和升华了苦累现实生活在艺术表现中所带来的张力，形成了一种喜中含悲、微笑着流泪的风格，更好地适应了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样式的观赏需求。

《装台》是一面艺术的镜子，反射了基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坚守的伦理精神。它包含的那种“苦涩”的刺痛感就如同一碗“辣子蒜羊血”，破开了被过多的甜腻精致影像遮蔽的生活本身该有的五味杂陈，用人间烟火打动了观众的内心。它所体现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结出的艺术之果，也进一步彰显了主流电视剧创新发展所可能具有的巨大空间。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当代作家评论

从日本学者的“三体式惊讶”看《三体》的异域传播与接受

刘芳坤

奈飞(Netflix)接手英文剧集《三体》，再一次将这部超级史诗神作的接受史推向风口浪尖。去年，《三体II·黑暗森林》在日面世之际，日本学者立原透耶在谈及翻译责任的时候曾连续道出好几个“惊讶”，并直呼一种“三体式惊讶”。这个“惊讶”原指译者与原著之间的缘分，但回顾《三体》这部已经堪称现象级的作品，恐怕其最大的“惊讶”还是文本内容所带来的阅读体验。

“三体式惊讶”意味着《三体》接受主体所创造的轰动效应，是广大的读者将其自身的审美经验、价值判断融入文本所发生的选择性结果。比起瑰丽万方的科学幻想，灼烧你每一根神经并最终造成的“三体式惊讶”的何尝不是因为“荡气回肠、扶摇直上”的累加接受？每一次读者的“创造性背叛”都可能促使原著距离经典圣坛更近一些。据笔者的观察，“三体式惊讶”分别由史强、罗辑和章北海三个主要人物承担，这其实构成对大刘小说创作扁平人物之说的一个反讽。读者对作品更具说服力，难道不是吗？

第一，史强型惊讶。史强既非程心那样“最后的人”，距离罗辑那样的英雄也似乎有点距离，立原透耶也十分讶异于日本读者为何将所有的爱倾注给了他，只要大史出场，立即小鹿乱撞，日本读者甚至直呼他为全书“心灵支柱”。



《三体》刘慈欣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其实，一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是：对一部科幻小说的接受中，“常人”的魅力同样重要。刘慈欣曾经多次提醒读者，其科幻小说拥有两个世界，灰暗的现实世界和空灵的幻想世界。那么，一位叨着雪茄，不时“扯淡”的警察于黑暗中释放出来的谈谐就不难引发阅读的快感。在《三体I·地球往事》中，古筝行动有赖于史强。当会议紧张探讨如何对付审判日号的时候，“泡立死”(police)大声疾呼“用那招”。在《三体II·黑暗森林》中，罗辑正是向这位仁兄道出了寻找梦中情人的呼吁，并且“中国福尔摩斯”信以为真地寻找。刘慈欣曾借白蓉之口道出创造人物形象的秘诀：“你不要局限于小说的情节，要去想象她的整个生命，而真正写成文字的，只是冰山一角。”但反观《三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均用了整个生命之力的书写，汪淼、罗辑、程心、叶文洁等等的文字铺展已成一整座冰山，反而是这位偶尔诡秘一笑的警察留有余地，因之也有不少读者质问在《三体》第三部中大史身在何方。

普通人无法承受的“面壁者”之痛，我们的谐谑亦是一种反抗，如此看来普通人成为执剑者的保护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大史型惊讶”正承袭了《三体》接受史中最为质朴的一部分，曾有网友尖锐指出大史是《三体》中唯一“有血有肉”的，而其他的人不过是符号。常人的幽默是《三体》在最初流传的一个因由，其表征的是大众文化在新世纪呈现狂欢样态后的释放，谐谑或者说“大史式无所谓”完成了普通人在当代性中的建构，唯其如此，科幻小说才做到了将读者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切主义所建构的那种时间模式中拉了出来。回头想想，无论是叶文洁式的反讽还是文天明式的浪漫，其实都包含着普通主义和建构愿景。宁浩版改编电影《疯狂的亚洲人》正是这种接受类型的一个样板，非常有趣的是，大刘也曾在笔者面前十分认同这部影片，他似乎并不介意是否忠

实原著情节，或者说，“疯狂”的幽默读解本身是否就包含有某种作者的审美期待？

第二，罗辑型惊讶。面壁人和执剑者罗辑无疑是《三体》中最为耀眼的主人公，正是他参透了宇宙黑暗森林法则，同时，浪漫文艺而不误救赎重任的社会学者完全符合理想人生的设计规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身份，罗辑是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时间和位置的复合体，时光标识和历史标识共同汇合成了一种现在形态，这种现在形态成全了《三体》在精英阶层的接受，并使得这部作品在更多不想遭受“降维”打击的人们当中逐渐传播，共同享受某种国际化的时刻。这与其说是罗辑型惊讶，更可以说是罗辑型法则或曰罗辑型人格的超强影响辐射力。

北京大学教授吴飞的《三体》读后感《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读解》很能够代表这部小说在精英知识界的接受。吴飞在这部作品中除了以霍布斯、康德等的建树表达对黑暗森林的敬佩之外，绝大部分内容都表现了对罗辑的倾慕，甚至整本书所谓“生命的深度”即“罗辑的深度”。这种倾慕之情让笔者想起一个十分有趣的对照，那就是保罗·约翰逊在其名著《知识分子》中对于众多偶像型知识分子的揶揄：“他们都急于发扬教条和超越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确立视为他们为人类而具有的使命。”难怪有豆瓣网友如此的评价：“崇拜知识分子的命力远远比对政治人物的崇拜更持久、更蛊惑人心，更让理性逃亡。”而罗辑在《三体》中最初的那种“放荡”私生活与公众形象其实密不可分，这个意义上的逻辑与保罗·约翰逊所展现的卢梭、萨特、罗素等的隐秘不谋而合，“罗辑型惊讶”所承担的正是你我隐秘的崇拜欲或曰自足的需要。

第三，章北海型惊讶。《流浪地球》影片改编的高峰体验时刻在于吴京道出的那句“我是中国航天员刘培强”以及最终的壮烈。相类似的是，

绝望抗战的章北海属于《三体》中的一个高峰体验时刻。如果说精英学者罗辑身上体现了“消极浪漫主义”的情思，那么，章北海则是崇高净化的另外一极罗曼蒂克。不是“天选之子”，却照样可以成为“自带干粮的面壁者”，最终在逆行中用死亡成全自身的宇宙纪念碑。百度章北海贴吧有网友作《北海颂》：“海波浩荡有朝阳，陨石疾密塞基梁。魂依星海家国远，梦托云汉志怀彰。”无论是改编还是诗书咏怀，都体现出朗斯努斯所述的那种“灵魂为真正的崇高所提高，因而产生一种激昂的喜悦”。阅读章北海与“家国一体”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慷慨激昂的观感。思想的辞藻与语言的辞藻固然是诱发审美感性的一大动因，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三体》三部作品“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按照朗基努斯《论崇高的见解》，唯有整体的结构才是崇高的最终条件，更可谓是“精致的疯狂”。相比在琐屑生活中的消耗、面对固定甚至狭窄的思想，此时此刻的人们更需要精神高尚的净化。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奈飞的《三体》会创造又一次的接受神话吗？它将开启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惊讶”？根据笔者的观察，史强、罗辑、章北海的三种接受情况分别对应了大众、精英、主流这三种文化层级，当然，三者之间又绝非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的。大刘的《三体》之所以成功可能正在于它在三个层面上都触发了“惊讶”，换句话说，无论谁对《三体》进行二度创作，其首要面临的将是如何在文化的层级中占位的问题、调和的问题、兼容的问题。既然第一、第三种惊讶在中国的再创作已经获得了一定成功(《疯狂的外星人》与《流浪地球》)，那么拍摄《权力的游戏》的团队是否可以尝试攻坚第二种惊讶？它们如何呈现黑暗森林的宇宙法则？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